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
第二十四卷 尤貢士屍場遞和息 楊理刑煙榻認乾爹

話說鄧光追了那地保，計議道：「不是我忘恩負義，公報私仇。我想當時跟在華州任上，他做官的果然有錢，圖名不圖利，情願賠貼幾個，橫豎打定主意：只消拿到一回印靶子就算了，預備回來享福了。我們當家人的，原是沒錢了，所以才當家人呀！也好叫我們不摸幾個回來受用、受用嗎？我鄧光還算爭氣的，雖說也是個窮光蛋，然而不弄幾個回來，也不要緊。比如沒有這趟差事。至於講到『女色』兩字，大凡是吃五穀雜糧的人，那怕高貴到皇帝，貧賤到叫化子，終究男女肉慾斷乎免不來。所以，皇帝要生出太子來，叫化子也會生出小叫化子來。可想至尊莫如皇帝，微賤至於乞丐，講到一個人情兒，所謂無貴賤也。難道我們做家人的，不就是個人了嗎？我鄧光在華州任上，那一件不稱了他做官的心，三吊錢，工食之外從沒有一個外快錢到得腰裡，終算守規矩的很哩。不過勾搭了一個貧家的女孩子，端的是兩廂情願，他家的老子娘都當我女婿一般的看待。可知我鄧光原不曾犯法。那一天，讓做官的知道了，生生的說我強姦民女，拿了我，把腿兒上打成了兩個大窟窿，調養了三個月才得平復。這點子怨氣，我是忘不了的。今兒天開眼，他的女兒乾出這一件彌天大罪，依我的主意時，你老哥若是想多摸幾個錢呢，你老哥仍舊報官去。那怕官下來驗過了屍，研究出罪犯來，那做官的決不肯放自己的女兒受罪吃刀的。決定是顧惜不得家私，盡拿出來打點，替女兒買命。那時放一個知縣老爺在中間，伸手就不是三五吊銀子的話兒了，狠狠的可以消耗他一大半的家私，你我的進項就很肥了。」那地保聽了有得多進好些的錢，哪裡不依鄧光的主意，便道：「我仍舊報官去，只說沒有追到就是了。」鄧光笑道：「還待你教導我嗎？」說罷各自分頭趕路去了。且說鄧光慢慢的一路回到家來，只說趕了十來里路，趕不到來。撞著從城裡下來的熟人，都說老早見那地保飛馬進城去了。因此追到城中，想已止不住，徒然的了。子通聽了，著急道：「那便怎麼辦？」心齋盡搖著頭道：「事體糟到這個分際，可想一個人萬不可以自己太相信了自己，以為我們家誰要謀死我的兒子，一定是我的派賴，想敲你的竹槓，所以我說了一句『報官請驗』，你就拿住話頭，是你高興立刻叫地保來，同我打官司。須知屍身上是明明顯顯的中了鶴頂血的毒，所以七竅流著黑血，你又不是沒有眼珠子的。早應該和我放軟些兒，我們到底是至親呀，什麼都好商量。如今地保一進了城，知縣馬上要到了，並且這兒新調的楊理刑楊鑫甫大老爺，名聲兒很是不好。不聽到他當初當地方公所裁判員的時際嗎？真是鐵匠做官，一味的濫刑刻毒。弄到這位兇神下降，可知要弄到雞犬不寧哩。」

子通聽了，愈加發慌道：「這便怎麼辦，終要想個法兒才好。心翁是很有才情的，終要費心一點兒，事體舒齊之後，沒有不好說的話。你要怎樣便怎樣就是了。」

心齋道：「這不成至親的話了。如今只有一法，等到楊理刑到來找我不著，我出去攔驗，只消具一張甘結，終算了結哩。說不得定要驗的，可是沒有的話。」子通道：「如此最好，我也知道這個規矩，大凡屍親具結，攔驗就銷案了。」安排已定，不一時，聽那邊莊客報導：「知且大老爺來了，不過離此三里路光景了。」於是鄧子通穿起五品公服，拖著一支花翎。尤心齋也穿戴了，不過秀才本色罷哩。穿著已畢，已隱隱聽到的鑼聲喝道，投上莊來。須臾已到，一乘四人藍呢大轎直進屍場心齋便上前攔驗，呈上甘結。那楊大老爺進莊的時節，卻聽得那些人談論子通家的鳳奴，原是個女才子，怎地做出這般天大的事來呢？如今大老爺驗了屍，一定要鑰子鎖了，帶著轎子後面去吃官司哩。這些人哪裡知道的呢？原來這是鄧光散佈開去的。所以，楊鑫甫聽了「女才子」三個字，忽然記起鄧家堡上有個鳳奴女史，做「遊仙夢曲十三支」，傳誦一時，名動公鄉。難道就是這位女學士，是她鬧出這般窮禍來嗎？若果然是她，我有道理。因此，看了尤心齋攔驗的呈狀甘結，對心齋看了一看道：「這尤味蘭是你的兒子嗎？」心齋打了一躬道：「是。」楊理刑道：「既是兒子，被人謀死，怎說不要辯了。」心齋說：「兒子原是疾病身亡，非被人謀害。」

楊理刑冷笑一聲道：「有了銀子，兒子就不要了。」心齋一時口鈍，說不上來。子通也打了一躬道：「尤味蘭是治生的未婚女婿，本是至親，在家讀書，忽然病亡。尤親家遠在家中，聞信到來，起初因疑，以致口舌。及至說明，自知魯莽。豈有女婿被岳家謀害者乎？」楊理刑看是五品冠帶，便知是華州司馬鄧子通了。此人仗了女兒的名望游於公卿、士夫之間，廣有聲氣，如今要算計他的女兒出來，同他硬做，恐怕使不得。本來他原想不准攔驗，托名「親訪」，當場拿到鳳奴小姐，帶回衙門，便由得他受用了。這兒一想，只怕他老子發了急，跑到京裡、省裡去做些手腳，倒不見情了，於是翻然變計。於是放了十分和氣道：「子通先生請回，兄弟立刻到府奉謁。」

子通便又是一躬到地，退出屍場，連忙端整茶點筵席。這裡楊理刑立刻准了尤心齋的呈狀，收了甘結。那屍場原搭在子通家打麥場上，就是大門之外。機理刑便站起來，一手挽了尤心齋，堆上笑道：「公事畢，然後政治私事了。我們瞧瞧子通先生去。」這個當兒，子通已搶步出來，迎到大廳上坐了。楊理刑道：「久慕老先生高義，貴千金賢聲，兄弟承乏於斯，屢欲登門奉謁。一則公務纏身，再則風塵俗吏，不敢冒昧。今者頗慰平生之願矣！」

子通原本就是老實人，不過楊理刑太謙恭了，是為了竭力拉攏他。尤心齋原是個「訟棍」，奸刁齷齪之徒。看那楊理刑的舉動有些作怪，只得摸不著他的主意，只得和調其間。須臾，天色已晚。楊理刑假意兒便要辭回衙去了。子通道：「好遠的路，決然來不及了，不嫌穢褻時，小莊上已端整了。」楊理刑道：「初次到來，豈敢這麼叨擾。既如此，不瞞二位說，兄弟有幾口煙的，如今世事不同，這種很舒服的東西倒變了禁物了。子通先生，可有密室嗎？」子通道：「有，有。父台何不早說，晚生也有幾口的。」

楊理刑笑道：「如此最妙了。這叫著『瞞上不瞞下』，倒是我們還得舒舒齊齊的抽幾口。那般小民就苦了，不但抽的不舒服，一個不留心，就要吃當公事的胡話了。還且土價層層飛漲，如今一吊錢抽不了三四錢膏子，真真比銀子還貴些呢。」說著，便叫底下人拿煙具來，「留心不要讓人瞧見了，仔細打斷你的狗腳。」底下人答應著。子通連忙止住道：「晚生現存著的膏子，還可以將就抽得，不用拿了。」楊理刑笑道：「又是一門子的叨擾。」尤心齋本不抽煙，因此避過。鄧子通引著楊理刑，曲曲折折到了裡面抽大煙的那間密室。裡面收拾得非常清淨，中間齋額上寫著「餐霞」兩字。這原是浙東袁公寫的魏碑上的字體。楊理刑羨慕不已道：「老先生真神仙中人也。」

大凡煙榻上最容易拉攏，漸漸的談起肺腑來。不消五七口煙，楊理刑、鄧子通彷彿一人之交，處此恨相見之晚。鄧子通年長，楊理刑還不過而立之年，便要拜子通做乾爹。做書的編到這兒，不禁失笑，大概官場中，拜門生是極不為奇的，至於拜乾爹，同內官交接也極平常。未有現任官員拜在籍紳士做乾爹者。官場中可謂無奇不有矣。然而楊理刑不是糊塗蟲，拜乾爹有拜乾爹的作用呢。且說鄧子通聽說楊理刑要拜他做乾爹，忙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既然合機，拜個把子吧。」楊理刑道：「乾爹齒德俱尊，兒怎敢同爹稱兄道弟起來呢？」不由分說，便爬在煙榻前拜了個不祝口口聲聲只叫乾爹。倒弄得鄧子通沒主意了。只得含糊答應了，拉楊理刑起來。楊理刑便一面替子通燒煙，嘴裡卻乾爹長、乾爹短的談的很熱鬧。慢慢的說到尤味蘭身死的一節，「怎地滿莊上都說是妹妹謀害的呢？這種謠言須得禁止才好，還得把這疑影去了，使得別人都明白不是謀死的，委實的是病死的。倘不然謠到外邊去，讓報館裡的訪事曉得了，載到報上去，豈不是乏味了。而且孩兒是這裡的理刑官，讓上司知道了，也吃不祝」

子通聽了，嚇了一大跳，道：「外邊那裡知道，怎說起小女謀害來呢？」楊理刑道：「乾爹還不知道嗎？滿莊上都是這般講。孩兒在路上就聽得有人在那裡講了。況且眾口一辭的，說汝婚妻謀死了未婚夫，這是逆倫重案了。千不料、萬不料這麼斬六刀的罪犯在女才子、女狀元身上，豈不是可惜嗎？這且不用說，就是地保報案，也是報未婚妻謀死未婚夫的案由呀！」子通聽了，驚得一身冷汗，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，地保如何知道其中的仔細情老呢？不瞞你說，如今既是一家子了，都可談得。這謠言委實是事出有因的。」心齋也說：「明白了，將就過去，外邊的謠言倒不可不息，但是這謠言從何而來呢？」

楊理刑道：「地保也是這般說，所以孩兒頭裡不知道是妹妹的案子，原要秉公辦的。這是逆倫重案，風化攸關，怎敢馬馬虎虎

的過去呢！及至到了屍場，見了乾爹想起鳳奴妹妹來了，孩兒便決定是謠言，不足憑信了。妹妹何等樣人，能幹這麼天大的事嗎？這會子乾爹說事出有因，孩兒倒又糊塗起來了，說不得妹妹真有這事嗎？」子通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噯！說起也慚愧，這事情果然是小女鬧的不好。」便把因由醞釀細細說了一遍。楊理刑故意吃驚道：「只怕弄錯了，不是這個樣兒的呢？」子通搖著頭道：「那裡會弄錯呢？如今倒是杜息謠言，是第一件要緊事情。」楊理刑沉吟一回道：「乾爹，孩兒想來，既是地保也是這麼的說，就從地保身上追出謠言的原因來。狠狠的辦幾個人，不是謠言自息了嗎？」子通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這麼辦起來不錯的。」楊理刑又道：「如此妹妹擔驚了，我們既屬兄妹，禮該相見，待孩兒安慰、安慰妹妹。那麼妹妹可以放心了。」這當兒的鄧子通又弄得六神無主了，便道：「該的，該的。我去叫他出來。」不知鳳奴小姐可肯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